

# 林奕華：創作是一艘太空船



◆艱辛歲月(階段展演)，設置一張缺一的麻雀枱。攝影：Ho Tung Shing



◆金燕玲(前)與張國穎在《艱辛歲月》(階段展演)中。攝影：Ho Tung Shing

說起劇場導演林奕華的創作，從四大名著系列到《華麗上班族》《聊齋 Why We Chat?》，腦中的印象是辛辣幽默、緊扣流行文化熱點與當代都市生活的內容；是完整的劇本、摩登的舞台、高密度的台詞與能量爆發的演出。而到了近年來的《一一》三部曲，卻一齣比一齣抽象，如拼圖碎片挑戰觀眾的探知慾。

林奕華變了，這種變化從何而來？新作《艱辛歲月》正在上演，於他而言，創作的艱辛又是什麼？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璋、圖：受訪者提供



◆張國穎在《艱辛歲月》排練中。



◆《艱辛歲月》一齣主創，左起：何秉舜、張國穎、金燕玲、鄭君熾與林奕華。攝影：何定偉

「我想做本書叫《林奕華2020-2023》。」林奕華說，「這4年對我而言最不同的是，以前我覺得我做的是戲劇，現在我做的更多是『什麼是reality』。」他坦言，疫情讓他看待世界及審視創作的目光有了很大轉變，但挫敗的是，他發覺身邊大多數的人似乎並沒有太大改變，而創作永遠是和大眾的關係，「這是我現在遇到的艱辛。」

## 艱難與生機

疫情中間，資源、場地、人員，方方面面有諸多限制與不易，林奕華嘗試轉化方式持續創作。《一個人的一一》採用了紙箱、桌椅、辦公室白板等簡要布景與兩個演員互動，到了《艱辛歲月》，麻雀枱、料理枱也自成一方舞台。「我覺得這4年的戲每一部都很好玩，每一部都要找不同的玩法，而且從某個角度來說，是比以前多了自由。因為越多限制，越發掘到自由。如果沒有這些限制，我可能還在重複以前一直做的事情。」

2017年做完《聊齋 Why We Chat?》後，林奕華直覺這是自己創作的某個句點，「下一個chapter是什麼呢？」接下來的兩年是舊作的巡演，到2020年疫情爆發後，從《一一》三部曲，到《#女與兒》、《寶玉，你好》，再到《艱辛歲月》，林奕華的風格有了很大轉變。他把這些作品稱為「可持續作品」，每一部都能不斷延伸，進而產生新的作品。「這也回應疫情中我們所思考的：過去世界運行的方式，是依靠消費主義來推動，那放到創作上，如何可以不是這樣？」

每部戲都可以找到靈感繼續開始下一部，林奕華自言他不斷學習與訓練自己如何善用創作資源——包括靈性上的資源，「明白之後，會覺得，越難，那件事卻越能給我生機。」

## 戲劇不是成藥

在他看來，疫情帶來的寶貴，是時間。在那樣一個停頓的、恍若真空的狀態中，讓人可以好好地細細地感受自己；又因為大家共同承受着來自外界與環境的痛苦，似乎會增添更多的同理心。但是疫情過後，卻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。

「又或許是人們刻意不想再提起？」林奕華說，「我做《一一》，將它和covid結合，本以為會很多共鳴，但發現很多人不去看恰恰是因為這樣——為什麼我經歷過還要去經歷？所以《艱辛歲月》一開始我就知道它不是『easy child』。」

他續說，現時亞洲不同地區，劇場演出賣得好的很多是因為「有得哭」，「看完的感受很多是『可以哭得很舒服』。我覺得很有趣，想去看一齣戲哭並不是新事。1990年時，我記得我和張叔平說，我想做一齣戲，叫《生死恨》，大家都知道《生死恨》是梅蘭芳的戲，我想借它講『什麼叫哭？』，想問『為什麼要哭？』；到了我們做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，第一次全部演員打通脈、圍讀結束後，大家哭到呢，劇場外面那個紙簍全是堆得老高的紙巾。是的，戲劇很多時候是有宣洩情緒的作用，但對我來說，它不能是一個目的。我現在有時覺得，這好像是大

家要求的一個目的地——去看一齣戲要哭。我就覺得很有趣，那如果是這樣，創作就變成一種成藥，走進藥房，胃痛就買個胃藥，眼乾就買隻眼藥水，但那個目的就變得很單一，以及非常功能性。因為當你哭完，或吃完這個藥，是不會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的，只是下次需要時，就再來吃一次。」

「但人本身不是這樣的。」他鄭重地說。

## 創作與生活

疫情讓他從任性作息的創作人，變成生活極度地規律與自律。日積月累，善待身體，從日常中累積力量。「我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覺得，創作和人生是有關係的。不是去追求夢想什麼的，而是如何做好自己。」他說疫情給他最好的訓練，是讓他「明白」，明白什麼是真正的真實——最真實的一定不是別人的目光，而是擁有看自己的目光。

於是《一個人的一一》從演員經歷隔離的感受發想；《兩個人的一一》用恍似zoom的形式呈現，《三個人的一一》是演員檢視自己過去的旅程。到《艱辛歲月》，三個演員，在看似不相關的日常動作中袒露自我。對林奕華來說，每次創作都和創作的那個當下有關，所踐行的，是將「做好每件事」作為行為守則。這個過程也許與別人之間有深深淺淺的隔膜，但卻讓創作者更加認識自己。

「這幾年的作品，如果拍下來，可以看到這幾年的世界，看到林奕華這個人，也看到戲劇的變化。它們一直在發展，不重複，我覺得我這幾年紀錄該要做這個事。」林奕華說。

## 《艱辛歲月》從打麻雀到打邊爐

《艱辛歲月》請來金燕玲、張國穎與鄭君熾，在今年1月時在西九自由空間細盒中作了階段展演，三人圍坐麻雀枱展開傾談，更邀請現場觀眾加入。到這次演出，三人搬往大盒，在「廚房」中，在料理台上展現人生。演出亦請來何秉舜出任音樂總監，結合影像投影與現場音樂，演、唱結合展開互動。

「創作永遠是和空間有關，細盒對我來說就是麻雀房，於是四面觀眾，三缺一；大盒則像廚房，所以我們說是從打麻雀到打邊爐。」林奕華笑道，「那時有一天我去大快活，見到很多老人吃一人火鍋，回來就和同事說，我知道這個戲做什麼了，做一人火鍋，同事說：真的好艱辛歲月啊！」

這當然是玩笑，如同林奕華曾經的作品《命運建築師之遠大前程》一樣，《艱辛歲月》(Hard Times)最初的發想亦來自文豪狄更斯。「他深處工業革命的開始，所有的事情都陸續發生中，和我們現在面對AI等等很相似。所以他處理的很多事情都是關乎成長。」在林奕華看來，狄更斯筆下的「孤兒」形象更是影響後世深遠，「你看現在內地的武俠劇，有哪個不是一開頭就全部滅門的？」他笑，某種意義上，現代人全是「孤兒」，形單影隻飄蕩在Fb與Ig的虛擬宇宙中尋找認同，如粒子般在生活中浮沉。

「一個人」，也正是疫情之後林奕華作品的主题，人作為孤獨個體的存在，無法規避。「其實未來是一艘太空船，人要獨自登船，然後在宇宙中隨著軌跡運行。」他說，創作就好像是要掙脫現實的時間軌跡看往未來，「但是對很多人來說，戲劇是舒適圈，是往回看。而對我來說，創作是一艘太空船。在現在這樣的環境中，我如若做不下去那大概是理所當然，這也是我的艱辛。」

## 《艱辛歲月》

日期：9月23日、29日、30日 晚上8時  
9月24日、10月1日 下午4時30分  
地點：西九文化區 自由空間大盒

## 《元素》：一項美麗工程

香港管弦樂團23/24樂季以《梵志登與貝爾》為開幕節目。原是8號晚的演出因黑雨改為翌日3時在同地點即文化中心舉行，如獨奏家真要在10號離港，若不是火速應變，這場節目很可能要取消，相信訂了頭場票的觀眾很可能要等一段日子才可觀賞這套節目。改了時間結果也有約七成入座率，也算相當高。筆者期待這場節目主要是亞洲首演的《元素》，由獨奏小提琴家貝爾發起兼委約5位作曲家各自寫一首樂曲串成的《元素》，旨在歌頌大自然，這絕對是一項美麗的工程。篇幅所限，本文亦集中評此曲。

雖然未看前有點擔心此作太現代，但細聽下當代思維不離古典氣息，讓人賞味音樂之美，同時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威力，正好在黑雨造成的自然災難中，呼應環境和人類的關係，生命的循環與大自然是不可分割。

每首約6-7分鐘的作品雖短，卻不無變化。筆士的《土》，樂團和獨奏有很美妙的對答，而在小提琴組跟獨奏齊起時，當中特別喜歡Solo的高音又稍稍在上，弦樂組則微微在下，如一層墊褥，兩者組成如一片軟綿的芝士，十分吸引。麥爾的《水》中，木管吹出如在打圈的形態，Solo加入後如把水濺開，其後樂團響起如瀑布的快速瀉下。此曲的低音效果亦運用出色，如拉長的長號形象化地表現出被扔入水中的淤泥在打轉。經過猛烈的旅程後，木管接上，又把主題帶到開始時的柔和特質，全曲把水的溫柔與威力化為樂音，不乏起伏。海基的《火》，Solo隨敲擊聲秒速衝上，正如

場刊說由一點火花掀起序幕，之後收細，中段有小折撥弦點綴，但火的性質還是激烈，激情最為突出，Solo在這些段落與樂團的比拚最誘人，只見貝爾弓弦快速上落，如直衝而上，又不忘坐低身加強臂力，現場觀看凝聚力十足。希頓滋養人類的《空·氣》，由中慢版開始，展開成大地也在呼吸的快板再收細成平靜之旅，當中一段豎琴如輕拂素臉，配合小提琴醉人琴音，當刻感覺十分美好，也在想如地球普遍的空氣有這質素真的很幸福呢。莫剛梅莉的《天·空》寫的是宇宙空間，題材宏大，由全樂隊開始，Solo則輕輕切入，音樂先予人巨大宏偉之感。Solo在這曲恍如跟樂組比拚，時激烈時呼應；一面像在引發聽眾對宇宙的幻想，但凌厲的樂音又不斷在樂團音部外迸發出有力的主導，把空間向外擴大，如引領觀者走向遼闊的外太空。這曲亦隱約出現之前的元素，似在說各元素是互相關連。最後畢士的《土(再現與終曲)》緊接《天·空》再現幾個《土》的開端樂思，並重新發展，造出比前更宏大的高潮，樂團不同聲部與獨奏互相融合碰撞，總結《元素》這首很有現代意識的樂曲。

此曲有別一般協奏曲，樂團參與十分多，港樂各音部大派用場，而獨奏更加忙碌，只有短暫稍息，貝爾能量驚人，最佩服他的能耐和穩定。雖然多在高音區遊走，但只靠一把小提琴聲要不被全樂隊掩蓋還是很不容易，但貝爾由頭至尾都控制得很好，且音色清晰光亮，而港



◆小提琴家貝爾(左)與梵志登領導的港樂一起演奏。攝影：Keith Hiro/港樂

樂的配合在指揮梵志登的棒下，也有出色表現。

下半场F小調《柴四》，指揮在頭尾兩章一如過往對複雜和大型作品處理都有布局。雖標誌為《較慢的行板》，章一實則包含宏大篇幅。面對愈複雜的編排，則愈見指揮更多層次的處理，起初樂團急速又濃烈地帶來一陣刺激，其後木管、弦樂帶來如圓舞曲的色彩，後段樂組一陣陣推上，銅管加重後，樂勢轉為緊迫甚至尖刻，弦樂快速而行，木管不斷奏出如在旋轉的形態，輕快之後又加速，章一各樂組有極多變化，除開始銅管(和終章)有點紊亂，指揮展現出各部不同色彩和樂曲的複雜。同樣在終章《火熱的快板》，全樂隊的能量又帶來刺激而又過癮的樂感，尾段如在旋轉的樂音不斷向前奔跑飛馳，予人如在跑車上競賽。

章二的平靜和章三的大量撥弦都非個人那杯茶，不作細述。綜觀港樂這場開幕禮很特別，亦做出上乘成績，而因膝蓋受傷要坐着指揮的梵志登在重型樂段，一樣動作猛烈，毫不保留，非常專業！

◆文：鄧蘭

## 周末好去處

### 中秋夜，來古蹟行夜市！ 中秋花燈粵圓夜手作市集 暨饒宗頤文化館開放日2023

今年中秋適逢饒宗頤文化館舉行一年一度開放日，饒館將於下周末準備一連串令人興奮的節目和活動，讓市民大眾在這個歷史古蹟之中，和家人朋友共度一個難忘的中秋佳節。

今年饒館開放日的重點節目之一「中秋花燈粵圓夜手作市集」，將於9月29日至10月2日舉辦。饒館將與LIFE MART繼續合作，帶來大型手作市集，其中亮點之一是「第一屆饒館花燈節」，以精美的花燈營造出浪漫的節日氛圍。除了市集活動，饒館還將舉辦不同類型的工作坊。市民大眾可以參加饒館藍曬工作坊，學習製作植物、饒館風景和客製藍曬明信片，將自己的創意融入其中；喜歡音樂和書法的市民可以參加「我手寫我歌」工作坊，學習「梯平體」並以廣東歌歌詞繪製圓形密集字畫圖；另外特設芳香講堂，參觀者可以製作珍貴的純露調製保潔精華，體驗芳香療法魅力。

日期：9月29日 下午4時至晚上10時  
9月30日至10月1日 下午1時至晚上8時  
10月2日 下午1時至晚上7時  
地點：饒宗頤文化館

